

□ 刘英

那天中午回家，刚到小区门口，遇见一位骑着三轮车收废品的男子。我的目光忍不住多停留了几秒——他那堆满旧物的车厢里，竟还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。

老人戴着一副手工织的毛线手套，脖颈间的围巾虽破了个小洞，却依旧裹得严实。她一言不发，安静地蜷在车座上，目光却始终胶着在男子忙碌的身影上，寸步不离。

我正要进小区时，男子忽然客气地朝我搭话：“姑娘，家里有废品要处理吗？”素来不爱和陌生人攀谈的我，那天竟鬼使神差地应了：“家里还有些旧书和旧报纸。”

男子连忙把三轮车推到门卫室旁，小心翼翼将老人挪到暖阳能晒到的地方，蹲下身低声叮嘱了几句，才拎着麻袋随我上了楼。看着他细心的样子，我忍不住感慨：“你对你母亲可真好。”

这话刚落，想不到他便跟我讲起了几年前的一段往事。

那天，他从一位老人手里收走了63斤废报纸，当场付了42块钱。回家整理废品时，一个被报纸压得皱巴巴的破旧信封掉了出来。信封边角早已磨毛，没贴邮票也没写地址，只在封口处用铅笔歪歪扭扭画了个“收”字。他本想随手丢掉，却觉着手感发沉，捏了捏似有硬物，拆开一看，里面竟裹着一沓用牛皮纸包好的零钱——十块、五块，甚至还有毛票，一张张叠得整整齐齐，数下来足足3200块，还夹着一张泛黄的信纸。

信纸是从旧笔记本上撕下的，字迹有些模糊，上面写着：“这是娘攒的鸡蛋钱，你在部队别省着，吃饱穿暖好好干，娘在家挺好的，不用惦记。”落款日期，是二十年前。他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瞬间想起了那位卖报纸的老人：头

发花白，背驼得厉害，说话还带着喘，一间旧平房里堆了不少旧报纸。老人当时说，老伴走得早，儿子在部队牺牲了，这些报纸是儿子生前最爱看的，攒了二十年，实在没地方放了只好卖掉。

3000多块钱在如今不算巨款，可对当年靠卖鸡蛋攒钱的老老人而言，不知要熬过多少个日。这是母亲攒了二十年的牵挂，竟跟着废品被一并卖掉了。他顾不上整理其他废品，揣着信封就往老人家赶。

天色渐黑，他凭着记忆找了许久，才摸到那间亮着灯的旧平房。敲门声响起，老人扶着门框探出身，见是他，满脸疑惑。待他把信封递过去，讲明缘由，老人的手猛地抖了起来。拆开信纸的瞬间，眼泪簌簌砸落在纸上，她用袖子抹着泪，一遍又一遍摩挲着字迹，嘴里反复念叨：“这是给我儿的，是给我儿的……”

老人缓过神后，执意要从钱里抽一部分谢他，他却坚决推辞：“这就是您的东西，换谁都会这么做。”从老人家里出来，晚风带着凉意，他心里却暖烘烘的。

打那以后，他常买些水果去看望老人，帮她换坏掉的灯泡、疏通堵塞的下水道，老人也总往他手里塞自种的蔬菜、亲手烙的面饼。日子久了，两人竟处出了母子般的情分。后来老人腿脚不便，很少出门，只要天气晴好，他收废品时便会带上她，让她也能晒晒太阳、看看街景。

我听完这段往事，再看向楼下暖阳里静坐的老人，忽然懂了：那63斤报纸裹着的，是一位母亲跨越二十年的思念；而男子三轮车上载着的，是一场迟到的陪伴，更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与牵挂。这份牵挂，比千金更重，比暖阳更暖，在烟火人间里，悄悄延续着最动人的温情。

亲情

山路弯弯父爱长

□ 王代伦

冬日的一个周末，因工作忙碌，我已有半月未回老家。电话里告知父亲，我和妻子将驱车回去探望。父亲在那头叮嘱：“场镇到老家的路正在修补，车过不去。若要回来，得绕道走凤凰乡，经七家店。”我应道：“多开些时候无妨，只是七家店到老家那五六里山路，岔道多，我不太熟，到时间下路便是。”父亲听罢，只说了一句：“那你们早点动身，我在家把土鸡炖上，用柴火灶慢慢煨着。”

周六清晨，天色灰蒙蒙的，寒风夹杂着冷雨，扑面而来。我们从绵阳出发，过忠兴镇，绕道凤凰乡。车内暖气融融，将严寒隔绝在外。行至七家店，前路变得稀疏起来。望着眼前一段三四百米长的陡坡，我正准备停车向路边农户问路。

刚推开车门，凛冽的寒风裹着雨丝便劈头盖脸地袭来，我不得不打了个寒战。向一位老乡问清路况后，我转身欲上车，目光却无意间扫向远处的坡顶——那里，一个撑着雨伞的模糊身影，正伫立在风雨中，朝着我们来的方向眺望。

心头猛地一震，那是谁？刹那间，那人似乎看见了我们，正使劲地挥手，步履蹒跚地迎了上来。他似乎怕我看不清，手挥得有些吃力，身体随着动作微微晃动。风雨中，那把伞被风掀得前倾后仰，他身上那件灰蓝色的羽绒服被风灌满，显得格外臃肿。尽管我有些近视，但随着他渐行渐近，那个身影在雨幕中愈发清晰、愈发熟悉。

起伏的山梁上，凄风苦雨中，身形瘦小的父亲，就这样矗立在了我的面前。

那一刻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父亲那沧桑的岁月，瞬间涌上心头。

1962年，父亲从绵阳南山中学高中毕业，便扎根乡

村教育，辗转五六所学校任教。那些年，他与在农村操劳的母亲一道，含辛茹苦，将我们四兄妹拉扯成人。退休后，父亲回到安乐院老家，与母亲接过三弟的两亩承包地，重操旧业，又过上了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。他们守着那栋老房子，延续着袅袅炊烟，也维系着儿孙们对故土最深的念想。

回首人生路，父亲的关爱从未缺席。儿时，父亲背着调皮的我，翻山越岭二十余里，去太平公社看他与老师们排演样板戏《红灯记》；高中毕业那年我落榜，父亲与母亲在灯下剥玉米时，郑重商量送我复读，只为让我跳出“农门”；每逢周日，父亲一边带着我做农活，一边帮我梳理高中课业；大学毕业分配那天，父亲陪我徒步进城，走过当年还是菜田的临园干道，送我去绵阳中学报到；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时，我带队在北川重灾区抗震救灾，父亲每天一个电话，千叮万嘱咐，全是对我安全的牵挂……

曾经的温暖，历历在目。盈眶的泪珠，早已融进了满脸的水里。

“爸，这么冷的天，您怎么跑来了？”我语气中满是感激，也带着一丝责怪。“这一截路岔道多，怕你走冤枉路。”父亲笑呵呵地应着，话音未落，连着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。

父亲一定是冻着了。我和妻子赶紧扶他上车，递上热水。

车子穿行在弯弯曲曲的林荫道上，父亲坐在身旁，不时指点方向。有父亲在，我心里格外踏实，仿佛有了主心骨。上坡左转，直行一段，再右转过周家湾……在父亲的指引下，我们很快便望见了老家的轮廓。

透过车窗，只见屋顶之上，一缕炊烟正穿透雨幕，袅袅升起。

三江绿道：一幅流动的城市画卷

风景行吟

□ 陈龙

四川的大城市，多有一个共同的地理特征：皆建于两水交汇之地。这既是历史的选择，亦是自然的馈赠。一者保障民生用水，二者因冲积平原膏腴肥沃，能承载更大的城市格局。川人唤小平原为“坝子”，绵阳的东河坝、南河坝、御营坝、沈家坝等地名，便透着这份独特的地理记忆。

涪水左纳芙蓉溪，右合安昌河，一城繁华便起于这三水相汇的平原之上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绵阳历时十载修筑百里长堤；本世纪初，三江电站横空出世，造就了一片波光粼粼、树影婆娑的城中大湖，世人誉之为“三江湖”。

灾后重建以来，“绿道”与“湿地公园”的概念相继落地。绿道，不仅是一条供人通行的路，更是一条连接城市与自然、抚慰市民身心的绿色通道。对于当下丰衣足食的国人而言，这无疑是最生活中最温柔的刚需。晨起慢跑，饭后闲坐，无论身处闹市还是乡野，人们都渴望一方舒展身心的天地。

湿地公园更是锦上添花。这里面广地宽，繁花似锦；生态多样，水草丰美。市民或步行、或骑行，于湖光山色间怡然自得，神清气爽。可以说，近十年来，对绵阳市民幸福感提升最显著的城建项目，非三江绿道莫属。

沿着湿地公园蜿蜒展开，三江六岸陆续建成的绿道，成了市民趋之若鹜的打卡地。从清晨到日暮，这里人潮涌动，络绎不绝。数十万群众在此晨跑夜步，极大地保障了市民健康，全面提升了城市的幸福指数。

绿道的触角不断延伸：南起三江大坝，

北至科学城大桥，西顺安昌河连通安州，东沿芙蓉溪直达游仙。这条百里花溪般的乡村绿道，串联起红花、乡镇、秋桔与冬柚。跑在河道之滨，骑行在稻田麦浪之间，穿行于绿树红枫之下，随手一拍皆是壁纸。真可谓：“运动休闲皆不误，鲜食身心两不误。”

作为一名居住在城里的市民，若若想小转，我便去人民公园；若若想大转，则经老百盛至安昌河堤，下南河大桥到三江半岛，至铁牛广场或东方红大桥折返，刚好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。一路漫步，约需两小时，微信步数轻松破万。若要走走停停，嗅花香、拍美景，在江边长凳上看鱼影波光，更能偷得浮生半日闲。

我是多么钟爱这样的休闲时光，钟爱这条三江绿道。

从饮马大桥侧的石梯拾级而下，一条如诗如画的小径便在眼前铺展。美人蕉、松果菊、鸢尾与萱草渐次开放，狼尾草、细叶芒、矮蒲苇与千层金竞相展露风姿。不知名的花草掩映道旁，左侧是整齐的河堤与繁华的建筑，右侧是清澈的江面与滔滔江水。脚下红绿灰三色相间的绿道崭新整洁，漫步其间，鞋不染尘，心情不爽，简直是一种极致的享受。

路越走越宽，绿道一分为二，中间是起伏的湿地与绿茵如毯的草坪。高大的乔木伫立江边，水生植物在湿地里肆意生长，铺陈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绵延数十公里的芦苇林，不仅是一道风景，更成为了雀鸟们繁衍、生息的天堂。

市民在绿道上跑步、带娃、遛狗，一派太平盛世、小康生活的欢腾气象。草坪上，常有市民铺开地毯或撑起帐篷，看书、唠

嗑、晒太阳，一家子围炉煮茶，惬意至极。

穿过南河大桥，便是城区规模最大的月季园。作为绵阳的市花，月季花开四季，鲜红欲燃。大朵大朵的红，耀人眼目；大圆大圆的开，触手皆是。爱花的女子与孩子在此留影，有的隐于花团锦簇之中，只露一张笑靥如花的脸庞，让人难分花中有人、人藏于花。

三江半岛是三江湖的核心，也是绿道的中樞。三水交汇，湖面开阔，广场草坪水清树绿。冬日暖阳下，这里的露天茶座总是座无虚席。绿道带来了人气，也催生了繁荣的“绿道经济”。沿江商铺林立，游商小贩穿梭其间，卖小吃的、砍甘蔗的、淘旧书的，堪比闹市。若逢周末，更是“倾城而出”，热闹非凡。

半岛正对着绵阳市区唯一的城市鸟岛——中脊岛。这是一个因泥沙堆积而成的冲积岛，如今已成为鸟类的庇护所。无人机俯瞰之下，岛上灌木丛生，水道交错，红象草、粉黛乱子草将小岛装点得色彩斑斓。

每年十月中旬，当绵阳人穿上秋裤时，赤麻鸭、绿头鸭、灰鹤、红嘴鸥等170多种、近2万只候鸟便不远万里飞抵三江湖越冬。曾经，它们或许会一路南飞至滇池；如今，三江湖舒适的环境、充足的食物，让这里成为了它们理想的家园。

在三江码头的棚桥上，人和谐共处的画面每天都在上演。红嘴鸥成群结队，无惧游人，盘旋飞舞，从空中或人们手中啄食。天王星号游艇劈波斩浪，红嘴鸥随行护航。坐在江边小店喝咖啡，看着这一幕幕人与自然共生的图景，让人不禁感叹：身在其中，感觉只有两个字——完美。



雪山倒影

□ 翁桂涛 摄

四季如歌

冬韵绵州：从涪江到富乐堂的聆听

□ 廖伦涛

“小雪大雪，烧锅不歇”。严冬悄至，气温骤降，寒风瑟瑟，摇落漫天枯木。抬头望天，铅灰色的云层在天际厚实地铺展，如浸满寒凉的棉絮，轻觉着远近高低的建筑。风总先于雪花而来，不似隆冬那般凛冽呼啸，却带着潮湿水汽的呜咽，贴着地面漫过枯草丛生的草丛，卷走枝头最后几片残叶。墙角瑟缩的蛛网被吹得支离破碎，只剩几根透明银丝随风晃动，蜘蛛垂挂其上，宛若墨点凝驻。

我裹紧厚重的棉衣，推开门走向郊外。站在蜿蜒的滨江绿道上，距涪江水面不过十来米，哗哗的流水声清晰入耳。北风拂过芦苇荡，万千芦苇齐齐扭动腰肢，轻盈起舞；涪江水声滔滔，落日沉于远山，飞鸟渐次归林，野黄菊在风中摇曳，裸露的大小石块或圆润光滑，或棱角分明。不远处，开元电站下那截数百米长的橡胶大坝正加紧建设，“中冶”的工人们全然不顾河面作业的严寒，抢时间、赶进度，开挖、推土、清道、浇筑、加固、筑堤……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，与冬日的清寒形成鲜明对照。

读书时，我常来这河边玩耍、洗涤、奔跑。那时总觉得这流水声太过喧闹，说话总要抬高嗓门，仿佛在与人争执。时隔多年，再听这“哗哗”水声，竟觉舒心美妙。静静聆听，流水声中藏着抚慰人心的自愈力量，能听见如人一般的勇气与耐心，更有兼容天地的气象与胸襟。世间嘈杂，人总要寻得一方天地让内心归于安宁，此刻的我，便沉醉在这流水声里不愿挪步。

在铁牛广场的大草坪上，我与一位白发老者相遇。“您出来走走？”我问道。“我是在听风——听冬天的风！”他怕我没听清，特意加重了“冬天”二字。我凝神细听，这北风果然别有韵味，它是有声部的：起初是“呜呜”的低吟，继而化作细碎的“咪咪”声，裹挟着地脉的微温与尘土的记忆。当它掠过99

米高的越王楼，便成了天地间最灵动的诗人，无需笔墨纸砚，以宏大气韵为韵脚，在万物表面写下透明的诗行。风过耳际，我仿佛听见了时光褶皱里藏着的秘密——那些被城市喧嚣掩盖、被忙碌脚步踏碎、被世俗尘埃遮蔽的本真，都在风声中新舒展成完整的模样。

夕阳映水，水光衬阳，天光豁然开朗，河面碧绿如镜。忽然，一群红嘴鸥舒展羽翼，白雪般灵巧的身姿上下翻飞，清脆的鸣叫声划破深沉的静谧。它们在光与影的缝隙间穿梭，像白鸽，似仙女，更如自由活泼的音符，在天地间奏响灵动的乐章。另有几只水鸟静立水湄，似与天青色窃窃私语，又似在回味沉寂的心事。这一动一静、一刚一柔的唯美画面，晕染着旧岁的落幕与新年的序章。

总有一些别离，总有一些相遇。在黑白交织的冬日里，有人看见红嘴鸥的自在飞翔，我却读懂了它们不辞万里、穿云破雾的执着与努力——每年初冬，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精灵，总会如约抵达绵阳，成为这座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。

绵阳城百余条街道中，我最爱逛跃进路。这里既有科技城的硬核实力与文化浪漫，更藏着老绵阳“三线建设”的深刻记忆。回溯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一声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的号召，让天南地北的数百万建设者怀揣理想会聚于此。长虹、九洲、204、407……一座座厂房平地而起，机器轰鸣，热气腾腾，奏响了军工建设的雄浑乐章。红砖房是他们的家，蓝色劳动布工装是最美的衣裳，广播声是统一的号角，铝饭盒是下工的信号，球场之上的助威呐喊，是青春激情的燃烧。他们把最美好的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冰冷的机器，奋斗的业绩被写进火红的史册。岁月流转，轰鸣渐远，建设者们已然老去，但那些滚烫的汗水、无私的奉献与创业的豪情，早已融进街边高大的梧桐树影，渗入每一寸斑驳的墙面。跃进路，早已不只是一条

街道，而是一代人用青春铸就的热血勋章，是绵阳“工业兴市”“科技强国”的生动见证。如今，接过接力棒的后辈们，虽气质迥异，内核却一脉相承——对超越的追求、对理想的践行，他们以不同姿态回应着各自时代的“天问”。雪后初霁，长长的街道宛如一幅明艳的油画：天空的蓝、砖房的红、树叶的黄、飞雪的白，新旧分明，层次递进，光影斑斓。随便一拍，皆是梦幻大片；随口一吟，便觉荡气回肠。

冬雾升腾，细雪轻落在富乐堂的枯荷上。我逆着光望去，刹那间，整座荷塘全无老气横秋与自暴自弃，反倒以一种金石铮铮的姿态挺立着。它的姿容、风骨与气势，都流淌着难以言喻的淡淡金黄。光线从枯荷与积雪的缝隙间穿透，变得有形有质：踩在焦黄、褶皱或卷曲的荷叶边缘的，不再是光，而是熔化的黄金，静静流淌、凝固；落在蓬松积雪上的水珠，也不再是水，而是甜甜的蜜糖，仿佛远隔数步便能嗅到生命的张力与阳光的气息。

这时听雪，听的是一份纯粹的静：是“远上寒山石径斜”的幽静，是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的雅静，是“碧落片云生远心”的澄静。若说还有别样的声息，便如婴儿吮吮、蝴蝶扇翅、蜻蜓点水、鱼儿相喋、蚕吃桑叶、梅兰吐蕊，于无声处藏着生命的律动。

不一会儿，池塘边传来悦耳的读诗声。那是一位花季少女，正深情朗诵散文诗《冬荷在水中站直了》：“看得出来/是清清楚楚的冬月之水/看得出来/是坦坦荡荡的富乐之塘/是谁还在这方池塘尽情跳舞/是谁还在这方池塘放声歌唱/在水的一方/荷的舞蹈是那样优美/在风的一方/荷的歌声是那样高亢/荷在用一种坚持/荷在用一种信念/荷在用一种智慧/荷在水中站直了！”

更动人的是她的笑，朗朗清脆，如金属相击，叮叮当当，传递了整座荷塘。我最初，便是被这笑声吸引驻足的。

风雅韵致

满江红·观越王楼

□ 覃维

朱漆亭廊，层轩叠、势摩云阙。高百尺、摘星轻语，华灯明彻。浪涌三江如画卷，云楼耸立凌霄月。望长空、秀蜀满春光，绵州阙。

听往事，堪周折。今重建，风姿悦。耸涪江东岸，焕彩明灭。古往今来招墨客，天南地北聚豪杰。凭栏望，叹富乐之乡，云中屹。

卜算子·汉字

□ 唐皓宇

点横竖撇捺，方正立来人。
五千载文明未老，挥笔定乾坤。

造字开天地，墨痕泣鬼神。
篆隶楷行今古续，一脉铸精魂。

落瓣辞

(外一首)

□ 王琛

当枝头攥紧最后一瓣粉
春天便松开了手
淡紫雾霭涌上来时
微光正吻着它的温柔
刹那，便焊成了永恒

偏爱这潮润的东风
吹得柳絮打着旋儿舞
吹得花瓣扑簌簌地疼
穿过花褂，绕过回廊
戏台角青衫晃过，戏子的无情
竟也洒出几分暖意，朦胧

运河尽头的灯明明灭灭
时空在波纹里轻轻折叠
山河依旧，草木未歇
所有逝去的晨昏岁月
都像飘零的瓣
兜兜转转，没有终结

树屋藏春

阳光捻碎叶的掌纹
抖落满地碎金，铺满青灰瓦檐
外公蹲在叠皱的浓荫里
指尖起落间，收拢了草木的枯荣

我踩着斑驳的光斑
攀上吱呀作响的树屋
拂去一层薄尘，翻开那只旧铁盒
叶片早已褪成暗黄的信笺
字迹浸透着儿时的蝉鸣

唯有夹层里的秘密
还沾着黎明的露水
鲜活得，像从未被岁月风干